

#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危机

李儒缘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新自由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以来, 逐渐与金融垄断资本深度融合, 形成以“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为特征的全球性制度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并非纯粹的经济学说, 而是金融资本进行全球扩张和剥夺性积累的核心工具。借助“华盛顿共识”及国际金融机构, 新自由主义政策被强加于多国, 引致经济金融化、社会结构极化与政治文化危机频发。本文进一步指出, 该体制本质上服务于金融寡头的利益, 其内在的寄生性与腐朽性不断加剧, 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危机; 金融化

## Financial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Li Ruyua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Zhejiang Hangzhou 310000

**Abstract:** Since its rise in the 1970s, neoliberalism has progressively integrated with financial monopoly capital, forming a global institution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liber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Based 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neoliberalism is not merely an economic doctrine but a core instrument for financial capital's global expansion and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Through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oliberal policies have been imposed on numerous countries, leading to financi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polar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and frequ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s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system inherently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financial oligarchs, with its intrinsically parasitic and decadent nature continuously intensifying, making it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systemic cri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words:** Neo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Crisis of capitalism; Financialization

##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认识世界大势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洞察本质、把握长远趋势<sup>[1]</sup>。新自由主义起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构, 成熟于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需求, 最终以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态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和制度武器。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 透过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嬗变与实践扩张, 揭示其如何服务于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 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多重危机, 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变迁和批判新自由主义霸权提供理论参照。

## 1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演变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深刻变革紧密相连。要洞悉其本质, 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与阶级关系中考量。其在理论上完成了从古典自由主义的重构, 在实践中则借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 演变为金融

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的制度武器。

### 1.1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可追溯至古典自由主义, 但其直接兴起是对 20 世纪两大挑战的回应。一是 1929 年大萧条及随后凯恩斯主义 - 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形成, 二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竞争。

古典自由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 1929 年大萧条的沉重打击下暴露出根本缺陷, 随之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否定了自由主义理性人的假设前提, 通过承认“市场失灵”为国家干预与阶级妥协提供了理论空间, 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一次自我调适。然而, 凯恩斯主义并未动摇西方学界对资本主义的根本信仰。与此同时,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展现的计划经济模式, 被自由主义学者视为对“自由”的根本威胁。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 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同列为“极权主义”, 其

核心关切是为“自由”寻求制度化的捍卫途径。他们系统复兴了古典自由市场的信念，反对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父亲”的信任，试图通过法律界定政府与社会的适当界限来保障个人发展。米塞斯认为“利己主义是社会的基本法则”，哈耶克则论证自由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秩序”，从而高效解决经济计算难题<sup>[1]</sup>。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者建构起“自由市场是迄今能发展的唯一能达至参与民主的机制”这一核心叙事，并逐步发展了关于市场机制与经济自由的理论体系<sup>[2]</sup>。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论述奠定了其理论基石，他致力于向公众宣告“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是灾难性的”，而“良好的社会必须是一个实行自由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sup>[4]</sup>。此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移民浪潮加速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1947年，哈耶克组建朝圣山学社，汇聚了各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为思想传播奠定了组织基础。当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来袭时，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者将危机归咎于资本回报率下降，并提出解决方案在于控制劳动力成本，这清晰地表明其本质是一个“旨在恢复资本权力的政治项目”<sup>[5]</sup>。英美决策层迅速意识到，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套对抗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叙事的有效话语体系。该理论将市场经济与政治自由进行捆绑宣传，弥补了古典自由主义将二者割裂研究的不足，并构建出“拒绝市场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压迫”的简化叙事，这极其契合当时地缘政治竞争的需要。至此，新自由主义完成了从学术理论到意识形态工具的蜕变，成为一种与政治生活高度绑定的制度工具。

## 1.2 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全球扩张

新自由主义从国家政策向全球霸权的扩张，根植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需求，并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制度化强制得以实现。这一进程以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起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黄金时代”积累了巨量过剩资本，迫切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疆界以实现全球增值。美国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为浮动汇率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清除了制度障碍。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经济压力下陆续启动市场化改革，产生了引进外资的客观需求。这两股力量共同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散创造了历史条件。

1979年英国撒切尔政府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相继推行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劳工去管制化政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正式成为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纲领。此时的

新自由主义已完成其“工具化”蜕变，以国家的面目出现，强制全球适应资本经济全球殖民的要求。1989年“华盛顿共识”的出台，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简化为十项标准化政策处方，包括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开放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通过结构性调整贷款（SALs），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这些政策条件。表面上的“市场效率”承诺，实则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铺平道路。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典型地暴露了这一机制的剥夺性本质。IMF的结构调整方案迫使拉美国家将能源、交通等关键行业私有化，使其经济命脉被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这些政策虽在短期内制造了经济繁荣的假象，一旦资本无法持续获得超额利润便迅速抽离，最终导致接受国陷入更深重的危机。受益者是国际金融资本家，而承受代价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

## 2 透过金融垄断资本看新自由主义危机

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种中立的经济理论，而是金融垄断资本实现其无限利润追求与全球统治的制度工具。要穿透其“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面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揭示其服务于垄断金融利益的本质。

### 2.1 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金融垄断资本攫取无限利润的需求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与自由化，表面看是一种政策体系和价值理念，其背后则反映了资本的高级形态——金融垄断资本的积累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形成发展史上，金融垄断资本是“银行和工业混合生长”<sup>[6]</sup>的产物，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在垄断基础上融合而成的“总体”资本，标志着经济和政治权力在资本家寡头手中的最高集中<sup>[6]</sup>。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结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sup>[7]</sup>。

二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巴兰与斯威齐指出，资本过剩已取代生产过剩成为主要矛盾，大量垄断利润难以实现再投资，过剩资本遂大规模转向投机市场，推动经济不断金融化。<sup>[8]</sup>与此相伴的是资本家内部权力的转移——金融资本家的权力日益压倒了工业资本家。<sup>[9]</sup>新自由主义正是这一资本形态演进的政策产物，其根本目的是为金融垄断资本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和管约束，实现全球自由流动与价值剥夺。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是跨国垄断资本应对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恢复利润率和竞争力的战略工具。科林·克劳奇指出，新自由主义表面上鼓吹自由市

场与自由竞争,实际却大力支持垄断性巨型企业主导经济与社会生活<sup>[10]</sup>。资本家借由垄断联盟在全球范围内重构生产链条,通过投资与外包实现要素“最优配置”与劳工套利,一方面榨取本国雇佣工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以此转移本国劳资矛盾。同时,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操纵国家与舆论,建立起维护其利益的霸权秩序,并依其需求系统性改造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 2.2 新自由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新自由主义虽以“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最优”为理论包装,但其本质是垄断金融资本挣脱一切束缚实现最大限度增殖的制度工具。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与腐朽性,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不仅依然适用,而且愈发深化。

尽管高举“市场化”旗帜,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却高度依赖国家权力。正如 Ioris 所指出的,国家从未真正将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市场功能完全交由市场,反而成为金融资本实现其利益的重要推手<sup>[11]</sup>。通过垄断产业链、商业链与信用链,金融资本演变为极具支配力的货币垄断资本,其话语权与政治影响力空前强化。国家政策由此被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活动蜕变为“以货币持有者为中心的治理活动”,而民主政治则沦为了“货币的民主”。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通过金融垄断集团吞噬国家治理空间,使国家沦为资本利益的代理人<sup>[12]</sup>。

金融垄断的寄生性突出体现在三个关键领域:一是地产的金融化。土地所有权被纳入金融体系,地租成为金融利润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曾指出地租本质上是土地所有者向市民社会征收的货币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工人拿工资、资本家拿利润、土地所有者拿地租”这一所谓公平合理的三位一体公式,实则掩盖了剥削本质。二是国债的绑架。金融资本将公共权利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美国国债规模高达二十多万亿,人均负债数万美元,而靠信用消费的民众根本无力偿还,国债实际上永远无法还清。美国巨额国债及屡次出现的“政府停摆”危机表明,国家在表面上行使公共权力,实则已成为金融资本的结构性债务人。三是货币发行的支配权。美每当危机来临,为保证金融家的信用,便通过印发货币来救市,这会导致货币贬值,使得工薪阶层的财富被再次剥夺,充分体现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和对民众的剥削。

## 3 新自由主义霸权演进导致社会系统性危机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不仅引发经济震荡,更深度重塑社会结构,导致劳资力量失衡、贫富分化加剧、中产

阶级萎缩及政治文化领域的系统性危机。

二战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福利国家制度,以调节社会关系、缓解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融危机加剧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该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有效遏制了贫富分化、缓和了公民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减少了因失业导致的社会问题。然而,70年代的滞胀危机及随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推动英美在里根与撒切尔主义主导下实行政策转向: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进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工人团体逐渐失去福利保障,被推向自由竞争市场;政府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并打压工会,导致工会组织率显著下降——2023年美国工会会员率已降至10.3%,远低于1983年的20.1%。工会力量的衰落进一步助推金融资本扩张,垄断资本通过全球产业转移和灵活生产组织形式重新配置资源,而工人则面临去技能化、组织程度与斗争能力持续弱化的困境<sup>[13]</sup>。

伴随这一过程,金融自由化催生了监管缺位、信息不透明且高度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企业治理中股东价值导向盛行,致使普通员工实际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而企业高管的薪酬却急剧攀升,利润越来越多地以股息和利息形式分配。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2025年度报告显示,标普500公司CEO的平均薪酬已达到普通员工的约200倍,远超1980年的20倍左右。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企业内部贫富差距已成为社会不平等扩大的关键机制。詹姆斯·加尔布雷斯在《掠夺性政府》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大金融公司的操纵下,将福利国家转变为一种“掠夺型体制”,经济增长与就业、劳动收入脱钩甚至呈负相关,持续推高失业与非正规就业比例,连中产阶级也难以幸免。中产阶级规模萎缩与向下流动,反映出社会金融化趋势正在加速阶级结构的固化与下沉<sup>[13]</sup>。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以财政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紧缩政策的后果,暴露出其“资本至上”的逻辑:对资本“大而不能倒”的全力救济,对劳动者则奉行“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

经济压力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美国低收入岗位和相对优越的工作环境吸引了大量外籍移民和少数族裔劳工,加剧了本土居民的就业竞争,进而诱发种族冲突与民族融合难题。移民群体在推动企业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压低了本土工人的工资水平。与之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成本通过税收机制转嫁至中产阶级,引发该群体强烈的抵触与不满情绪<sup>[14]</sup>。

在政治与民主制度层面,企业及其他利益集团通过

electoral finance 机制影响选举结果,部分选民倾向于投票给获得商界支持的政党,即便这些政党的政策更注重大企业利益而非公众福祉。新自由主义通过重构权力关系与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塑造了新的个体行为方式,促使政治领域本身发生转变——政治话语与市场、商业术语不断融合,民主的共享治理承诺被替换为企业管理与投资组合逻辑,对民主制度构成实质性威胁。从全球治理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显疲态。西方政客利用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推行保护主义政策,退出多边机制、挑起贸易摩擦,导致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加剧全球不平等,经济与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全球化赤字”问题凸显,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多国,多边机制遭受冲击,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在社会文化层面,金融化与市场化的全面渗透加速了“金融思维”和“投资型社会”的形成。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兴起,个体被迫通过提高自身能力和自我价值以应对不确定性,以信贷与投资取代集体性工资与福利,成为未雨绸缪的主要手段。金融社会学家戴维斯提出“投资组合社会”概念,指出膨胀的金融市场将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保障机制全面金融化,投资逻辑成为理解个人社会处境的核心范式。家庭被更深地嵌入金融市场,必须像金融经济学家一样管理其收支与债务<sup>[14]</sup>。在这一范式下,教育被视为人力资本投资,住房被看作房地产资产。新自由主义塑造了竞争性、投资性、责任化的金融化主体,鼓励个体通过金融工具谋求安全与自由,然而这些主体实则难以真正抵御系统性风险<sup>[15]</sup>。正如哈维所言,现代金融技术营造出一种“风险已分散甚至消失”的安全幻象<sup>[16]</sup>。而当危机来临、个体陷入经济社会不稳定时,他们往往只能自责未能妥善管理风险——这无疑削弱了集体性、政治化应对方式可能带来的变革力量。

#### 4 结语

新自由主义的演进历程深刻揭示了其作为金融垄断资本核心意识形态与制度工具的本质。它依托于“自由市场”的理论伪装,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金融化、私有化与去管制化政策,最终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社会矛盾激化与系统性危机的爆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表明,新自由主义不仅未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其寄生性与腐朽性,成为当代帝国主义剥夺性积累的重要表现形式。历史与现实警示我们,必须坚定批判并超越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迷思与实践陷阱,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发展新秩序。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 林汉青,王春玺,王少国.新自由主义经济霸权的衰败及其模式重构新趋向的中国应对[J].江西社会科学,2022,42(07).
- [3] 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4] 李强著.自由主义[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
- [5] 列宁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鲁道夫·希法亭著.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 [7] 李克勤,齐兰.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
- [8]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9] 刘慧.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判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8).
- [10] 科林·克劳奇著,蒲艳译.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11] Ioris, A.A.R. The Adaptive Nature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and the State-led Neoliberalisation of Nature: Unpac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ter in Lima, Peru(Article)[J]. New Political Economy,2013,Vol.18(6).
- [12] 鲁绍臣.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转向:根源与出路[J].国外理论动态,2023,(05).
- [13] 朱安东.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05).
- [14] 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
- [15] 欧阳彬.新自由主义的幸存与金融化生命政治批判——一个福柯式的分析框架[J].世界哲学,2022,(5).
- [16] 哈维著.资本之谜 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李儒缘(2002-),女,浙江宁波人,单位: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